

萬
盒
類
稿

1500

萬

全

類

書

卷

一

上

蒿盦類稿卷二十六 出衣衣爲學不計一寒八碑誌二

清故寶應縣學生成先生墓誌銘

寶應自朱止泉王子中兩先生以正學倡其鄉學者漸之

彬彬嚮儒術達材成德先後相望吾師成先生晚出尤大

且醇先生性至孝父沒三日哭氣絕而復屬者再授經養

母母所欲必百計致之忘力與財歲饑家人或不得食而

奉母不少損又懼傷母心輒戒家人戛槃盂於堂若會食

然非省試暨學使者試無百里之游三十後遂絕科舉不

忍一日去母也母苦癯寒夜尤劇先生屏息牖戶外廉其

衰數而調劑之或至申旦歲恆數十夕旣旅金陵書局舍

母江甯城北有亭沼花木之勝母游而樂之時母年幾八十先生亦越五十矣依依左右爲孺子慕識與不識僉曰孝子孝子然先生事母垂六十年起居食飲之節各得其宜有禮經所未嘗言而先生以積誠通之其曲艱隱劬履之若固然先生且不自知又豈他人所及窺邪乾隆中葉崇尚考據一二鉅公標志於上號爲漢學而斥義理爲宋學爲漢學者斤斤焉一名一物是究而立身行己之大或與經訓相謬鑿尤好譏呵宋儒以自矜異爲宋學者又不事躬行而唯門戶之辨空疏無用重爲世詬病少有識矣兼綜漢宋兩家而持其平然亦無本末輕重之差三者所執雖殊學術之不明一也先生爲學不耑一家凡厯算方

興典禮音聲訓故之屬旁及古文辭靡不洞微穴幽有所
纂述而折衷於程朱操履敦竺恥爲空言一屏主奴出入
之習與門弟子論學亦以主敬窮理爲宗又隨其材器而
牖之不囿於一格庚辰主講長沙校經堂爲博文約禮兩
齋世尤則之氣專容寂終日危坐巋然若槁木之枝及與
之親則一溫且恭人人得其欲以去又若時雨之澤萬物
處鄉黨宗族間勤禮而務施憂樂之如一體口不道人過
下至兒童走卒唯恐有傷而是非不阿亦無以非義干者
故卒之日無戚疏賢不肖轉相告若喪其所依所交多海
內之望然絕遠聲譽每人士會集論議蠡起先生獨淵默
不一語有詢其所業者斂手謝不敏見者不知爲名儒也

先生豐約得喪雖不一措意而國是善敗民生利病則拳拳不能自己一水旱一兵革之故至廢寢饋隱居箸述若友生燕語每以正人心厚風俗爲亟嗟乎體用一源粹然有得於斯道不爲風會所奪若先生者求之國初諸儒猶或難之百年以來未之有也箸書數十卷藏於家先生名蓉鏡二親喪後更名孺字芙卿一字心巢曾祖惠淦本生曾祖邦殿祖林椿本生祖紱考載勳曾祖妣氏喬本生曾祖妣氏喬祖妣氏劉本生祖妣氏周妣氏劉行誼載先生所爲家傳中生嘉慶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卒光緒九年十二月初九日年六十有八以明年九月二日葬縣城北台墟莊楊家花園祖塋之次初取朱氏煦之從母也先

三十九年卒再取山陽陶氏後一月卒竝祔焉子三長肇
磨同治癸酉舉人大挑一等直隸知縣次肇鳳殤次毓磨
前卒銘曰

巖巖紫陽昌儒宗越六百歲嗟晦蒙先生崛起六藝通學
規大本不苟同與物以誠敬宅中時命屯蹇道則豐我銘
載之垂無窮

博之並無竊

思大本不帶同與碑以端遊字中在命亦欲意限費安

無與與昌觀宗款六百歲與細篆者主碑六經與

前卒龍曰

鑒同命與西學入大辦一善田縣映細大舉鳳徽大細

三十武平卒再題由細田九針一具卒位細詳字三針

誥封榮祿大夫江蘇候補道吳公墓誌銘
江蘇蘇松太暨浙嘉湖承明制漕賦甲天下一郡幾當他
行省之半懦者重困黠者因緣爲奸利或起而匆匆與吏
角督撫屢以爲請而議者持之不盡減也同治紀元今大
學士合肥李公鴻章撫蘇奏減江蘇漕賦數十萬疏上報
可浙因之世皆高合肥之烈然首發其端洞五百年之弊
蘇江浙兩行省之民應機而斷成功而不居則吾師歸安
吳公爲之也公諱雲字少青一字平齋先世由前邱遷太
湖濱之錢漉曾祖魯招贈通奉大夫祖世傑候選從九品
考輦國子監生並累贈榮祿大夫曾祖妣氏李贈夫人祖
妣氏徐妣氏李氏康氏朱並累贈一品夫人公六歲失母

康十歲父又卒事繼母朱順於其志處異母兄若女兄怡
怡無閒自力於學不假董戒文望日起不得志於有司援
例官府通判江蘇知寶山金匱兩縣事遷泰壩監掣同知
再遷知鎮江府事調蘇州積階至三品以子承潞貴封榮
祿大夫服官垂三十年所在民樂所去民懷尤以救災扞
患爲已任中更粵西之寇百務草創幾幾無所措手公深
幾沈識退然若無事及程一法釐一事無鉅與細一以精
詳純實出之勞怨不屑屑計辛酉寇犯浦東急公倡迎安
慶援師與當軸迂不少奪往復百端卒用公議師至而吳
寇平成中興之業實隱尸之世旣無知者公亦不自襮獨
馮中允桂芬謂其事尤艱棘而其迹尤隱焉所交多魁臣

碩儒若許太守槌鍾太守殿選沈文忠公兆霖朱太常鈞
張解元廷濟暨葉氏志詵陳氏介祺皆一時之望而持已
尤嚴督松江漕縣衛多所遺拒不納金匱華氏質庫災邵
伯鎮某爲怨者所誣獲雪釐通州沙田並奉重金爲公壽
公並卻之其介潔率類此減賦一役公志之數十年旣去
官以語郭侍郎嵩燾侍郎聞於合肥趨之而議久不決會
馮中允客合肥許亦左公合肥疏始上其本末皆公所具
日中之費操刀之割無後時公一言力也旣深究當時之
務旁及古文辭於金石尤夙契一字之疑窮日夜攷索稿
得其義乃安箸錄十數種類弄藏家未有時以比阮儀徵
張嘉興云公生嘉慶十六年十月十七日卒光緒九年正

月十一日年七十有三以明年四月八日葬於某鄉某原
初取李贈一品夫人先公五十四年卒初殯錢漉今與公
同穴再取陳封一品夫人淑德莊儉稱公爲人後公九月
卒亦祔焉禮也子五人並陳出長清湘殤次承潞同治乙
丑進士江蘇候補道次承澤兩淮候補鹽大使次承源承
溥並江蘇候補府同知女五人亦陳出其一殤周善有王
錫玟潘祖頤朱鏡清其壻也孫八人曾孫二人銘曰
苞負崇深百蘊一施厥施觥觥而名不尸其不知者既有
所同異其知之者亦跡近而神岐後有萬年尙鑒於斯

蒯子範先生墓誌銘

穆宗卽位之三年江南底定民弔死扶傷復其舊都斬得古循吏水火而茵席之于時合肥蒯公知長洲最號得民好官之褒出自天語黨古所謂循吏邪長洲承粵寇後降人散卒相聚爲盜公撫其魁使鉤治之三日無不獲者有盜匿某提督所捕者莫敢發公親縛之吳賦甲天下吏又因緣爲姦利民納銀一兩米一石嘗相倍蓰公廉其實而革之戶無小無大必均以一爲明以來所未有有以蜚語上者卒得白縣舊有天主堂雍正中巡撫鄂爾泰改祠孔子祠燬于兵泰西人請復其舊公峻拒之百計恫喝不少動治獄虛中察辭氣不爲繳刻或曼衍其辭若出若沒而

忽得情會所在不幸而不得則湛思冥求忘寢與饋幸而得之又風發而雷厲必如其志而後卽安淮揚水師副將某遇盜于江通州誤獲張開大五人非盜也而持之堅震澤蔣亦琴以從蔣法沅溺死小功服孀擬斬新陽趙翔以從趙瑞戮死趙鶴亭擬軍然亦琴翔初未與也丹陽呂郁文貢高氏以盜絲事誣黃寬孫三以溺死貢元良罪元良實匿他所公並雪之其他平反多類此知長洲四年所治凡八百獄民以不冤判牘傳海內外或譯爲俚曲野辭衢巷歌之公暇則布衣紉履周關坊邨堡閒民之荒勤風俗之良窳靡不洞達嘗先事董戒之民驚以爲神幽區奧陬相戒不敢爲非僻若公之監其左右也大而壇廟倉儲學

校細至昔賢之一祠一墓皆割奉新之所耗帑巨萬長洲民上其事所云無利不興無弊不除者也長洲旣代民祠公于泚關自是而蘇州而太倉而鎮江而汪寧最後守蜀之夔州其險易肥瘠久暫相萬得民一也又長於應變粵寇始東公練丁築堡以自衛寇數犯數卻之寇持公急鄉之羣不逞復謀陷公公晝擗闔其閒夜卧至數易其處新陽盛阿香結眾抗租大吏使公督礮船往公曰礮船激之變耳單舸入鎮洋令某賦民不中程民毀其廨夔有釐稅視權關觀察某征之溢于權商民相率罷市執某而扶之脩夔州城役夫與營卒鬩奉節臭鹽磧之未官運也民聚而私煎知縣某匿不出凡所遭皆情勢岌岌聞不容一髮

而公不軼不驚弭之以積誠如雨膏涂如風摧枯無不化者性耆學尤洞于易爲文鉤沈縵幽不規規風尙連不得志于有司泊如也而鄉學益勤學務自得守一先生之說而顓治之一刻異同離合之迹嘗詔其子光典曰是非鑿柄各立標幟則失之妄務爲調人絕無心得則失之陋哀集異說凌雜米鹽則失之愚遠是三者始可云學世號多通儒其外公所譏者幾人邪善爲詩多憂生念亂之旨尤務裁就人士長洲建平江書院太倉建安道書院夔建文峰書院竝藏書其中自爲程課敦宿儒督之樸者文廢者振士有一節之善賓禮之甚厚且唯其才而已臧否賢不肖一不干其慮也公廣額豐頤修髯垂尺許目炯炯然射

人聲如洪鐘巨霆有所論建執義不同氣嘗蓋其上而坦
白無城奧亦能納善下人少有至性父遭風疾扶掖之不
步武離遇諸弟恩誼竺至推祖所遺田宅畀之諸弟沒卹
其孤與己子比三郇族姻曲得其欲與人交不以通塞生
死有二也標致蕭澹無聲色狗馬蒲博之好所至多名山
水暇輒游游輒忘反不事生殖獨畜書數萬卷公沒不十
年子姓至無以自贍而力學取科第是可觀所處已公諱
德模字子範其先家襄陽明遷合肥曾祖希曾祖紱竝以
公貴贈中憲大夫又以公從弟德標官湖北布政使贈通
奉大夫曾祖妣韓祖妣李竝初贈淑人再贈夫人父廷理
贈中憲大夫妣周贈淑人娶于李封淑人夷險一節力儉